

旷世名典

KUANG SHI MING DIAN



邦城论
托阳助
乌太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乌 托 邦

〔英〕托马斯·莫尔 著
王敬超 译

中国社会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5)
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致意的信札·····	(9)
《乌托邦》第一部·····	(13)
《乌托邦》第二部·····	(44)
关于城市，特别是亚马乌罗提城·····	(46)
关于官员·····	(49)
关于职业·····	(50)
关于社交生活·····	(54)
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等·····	(58)
关于奴隶等等·····	(76)
关于战争·····	(83)
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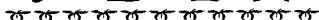
导 读

乌托邦

莫尔是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廉正的法官、毫无奴性的廷臣、开明的父亲和睿智的师长，还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为捍卫上帝的尊严而成为伦敦塔的殉道者。但使莫尔流芳百世的是他写的一部《乌托邦》。英国学者安东尼肯尼在其《托马斯·莫尔》中说：“（莫尔）在欧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原因有三：他写了一部拉丁文的名作《乌托邦》，这部著作在今天一如既往地广泛流传；他的一生树立了一个学识广博、道德高尚和为公众服务的独特典范，这种形象一直深深吸引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并对英国人关于英国名人的基本概念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他的大量的英语著作在语言史上，在其论战性的和宗教的文献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尽管他卷入了当时的宗教斗争，但他仍然经常作为一个博学和正直的典范受到广泛的称赞。约翰逊博士说“他是英伦群岛有史以来产生的最高尚的人”，刘易斯说他“是这样一个人，在他面前，我们中最优秀的人也要站立脱帽致敬”。

托马斯·莫尔（1478—1535）生于爱德华四世统治的末期，其父是林肯法律协会的律师，早年在亨利七世的大法官、红衣主教约翰·莫顿的宅邸担任侍从，招待和陪伴了当时宗教界和政界的许多头面人物，并因其谈话艺术和圣诞演剧中的诙谐幽默受到他们的赞誉。据说红衣主教曾

旷世名典



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都能看到等在桌边的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十五岁时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渡过了两年的乏味生活，此后他不断地嘲讽那里教授的逻辑学，他的大部分学问是在离开大学之后获得的。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律师，由于精通古代拉丁文献，他在做律师的同时还在教堂作关于圣奥古斯丁《天堂》的讲演。25岁时，他成为同代人中最有造诣的古典文学的学者之一。莫尔后来接受了修士训练，他有四年时间住在伦敦卡尔特修道院，虔诚地过着斋戒和祈祷的生活。这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他经常在外套里面穿着粗毛织就的衬衣，并且常常通过鞭笞和用绳捆扎来折磨自己的肉体，试图以苦行赎罪。

1515年是莫尔一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得到了国王的委任，写出了他最著名的著作。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时，莫尔立即起而攻之，他写下《关于异教的对话》等书，对路德等人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在口诛笔伐的同时，他还利用身为法官之便，以严刑峻法反对异教徒，在后来做大法官时更是如此。在为自己所写的墓志铭中，莫尔把自己说成一个“对小偷、杀人犯和异教徒毫不留情”的法官，他曾处死过六名异教徒。他一生都在为了维护上帝和宗教的尊严而战斗，当国王与上帝发生矛盾时，他坚定地站在上帝一边拒绝为王位继承人法案宣誓。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或许可以丢掉脑袋，却无伤于他的人格”。他于是以叛逆罪被判绞刑、四马分尸。最后国王还算仁慈，准许用斧子砍下他的头。为了服从国王的命令，他临刑前没有说话，只要求人们为了国王向上帝祈祷，以表明他是作为国王的忠仆而死，但首先是作为上帝的仆人而献身。莫尔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





全收入由耶鲁大学出版的八卷本《圣托马斯·莫尔全集》，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乌托邦》。

《乌托邦》写于1515年莫尔为国王的羊毛和布匹与佛兰德进行谈判期间。在谈判的空闲里，他完成该书的主要部分，回国后又写了导言，全书分为两部分，但其实质与核心是第二部分。这本书用对话体写成，对话的大部分内容是主人公布斯拉德对遥远的乌托邦共和国或乌有之乡的描述，有很强的娱乐和消遣意味。当时象这种周游世界、突遇奇妙之地的题材十分流行，莫尔恰恰迎合了这种趣味。

乌托邦是一座新月型的岛，全长五百英里，最宽处有二百英里。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每一个城市周围环绕着二十英里左右的农田。农村里有众多的农庄，每个农庄有四十个由自由的男人及女人和两个农奴组成的家庭。城市居民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农村生活之后，被送往农村做为期两年的农活。根据花名册，每年要送二十名，这些人要用一年时间向先来者学习耕作，另一年则用来教导后来者。

乌托邦中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这种平等不仅反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乌托邦中的居民没有财产观念，任何财产、土地、生产资料等全部公有，甚至人们的衣服、食物以及住所也完全是公有财产。他们的住房设计比较奇特，一般格局是：平顶房后是大花园，房屋的门和通过房屋去花园的门开启方便，并且从不上锁，“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屋里任何东西都不是个人所有的，而且每过十年，他们便通过抽签的方式调换住房。”乌托邦中的妇女占总人数的一半，但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空闲的。每个成人在劳动中

花费相等的时间，付出同等的工作量，完全按需取酬，这种酬劳方式决不会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

乌托邦中的另一特点是~~一切都是严格组织化的，没有任何私人生活可言~~。虽然有男女和已婚与未婚的区别，但每个人都过着相同的生活。每个孩子出生之后均受到同样的抚养和教育，成年后经过两年农业劳动，再进入城市工作。每个人都得在指定的公共餐厅共同用餐，食物统一安排，餐后进行规定的娱乐，并统一熄灯就寝。在乌托邦中，每个人的经历、思维、生活都完全相同，严格的组织化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思想及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乌托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历史上所有被设想出来的乌托邦政体一样，是批判现存政治制度和表达某种政治学理论的媒介。一般说来，人们普遍倾向于把乌托邦看作是人类理想的一种展示。但是在阅读《乌托邦》时必须注意，莫尔在书中所写的生活与其生活实践和理想有很大差距。与柏拉图一样，莫尔也经常使我们怀疑。《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认真的社会政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加以扭曲，从而提供一面嘲弄现实的镜子。这是阅读《乌托邦》这部名著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托马斯·莫尔向 彼得·贾尔斯致意的信札

乌
托
邦

亲爱的彼得·贾尔斯，几乎隔了一年，我才把这本关于乌托邦国的小书寄给你，真是抱歉。我知道你盼望在一个半月之内就可以得到此书。当然你知道，我不用为这部作品搜集资料，也不必操心材料的安排。我只需把在你的陪同下拉斐尔讲的东西重述一下即可。因此我无需在叙述文体上费劲，拉斐尔的语言原本就是不加修饰的。因为，首先是仓促间的临时谈话；其次谈话人对拉丁语不如对希腊语精通，这你是清楚的。所以我的文体越是接近他的率直和质朴，便越接近于真实。而只有真实才是我撰写此书时必须注意的，事实上我已经注意了。

亲爱的彼得，我必须承认，既然这一切准备工作使我不用太辛苦，那么剩下的也就没什么可做了。否则，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都会让一个学识卓越的天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辛勤的劳动。如果要把材料写得既准确又富于雄辩，我不可能不花费任何时间和辛劳来加以完成。事实上，我要为之流汗辛苦的事全都没有了。既然唯一要做的是写出我所听到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然而由于我还有别的工作，所以即使是完成这么一件小事，我也几乎挤不出时间。我经常忙于法律事务，要么辩护，



要么审理，要么作为公断人进行裁决，或是以法官身份作出判断。我既要对甲作礼节性拜访，又要找乙处理事务。我差不多整天都在外为别人的事忙碌，剩下的时间又要留给我的家人。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想要搞点学问就一点时间也没有了。回到家里，我必须和妻子交谈，跟孩子聊天，还得跟管家交换意见。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事务，因为非办不可——如果你不打算在自己家中做一个客人，就非办不可。再说，不管是由于天意，或是出于偶然的姻缘，还是自己的选择，他们是要和你相处一辈子的，除了不溺爱妻儿，不纵容管家，你对他们都得采取极愉快的态度。整日整月乃至整年的时光便在上述活动中流逝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有空闲写东西呢！我还没提到睡眠，甚至吃饭。对许多人来说，吃饭所花的时间不亚于睡眠，而睡眠就差不多消耗了一个人的大半生。因此，我仅有的时间是从睡眠和吃饭中挤出来的。所以，我虽然缓慢但是最终（这些时间虽然不多但还算管用）完成了《乌托邦》并寄给你。亲爱的彼得，请你过目并不吝指正。

这方面我并非完全不自信。我但愿自己有足够的智力和学识，如同我有较强的记忆力一样。然而我不敢自信我什么也没忘。你知道，我们聊天时，我的孩子约翰·克莱门特也在。凡是又有些益处的谈话，我都要他在场，因为这棵幼树已长出希腊拉丁文学的青枝，我盼望有一天能结出硕果。关于乌托邦有一个细节，使我觉得不能肯定。据我回忆，希斯拉德斯言架在亚马乌罗提城阿尼德罗河上的桥共有五百步长。可我的约翰说，应该减去两百步，因为这条河最多不过三百步宽。请你回想一下，如同意他的说法，我知错就改；要是你记不得，我就照自己记得的写。正是因为我要尽量避免该书有错，所以，如有任何一点不能肯定，我宁可照有误的记忆直说，而不想有意造假。我宁愿做老实人，不愿自作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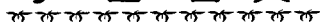


不过，假如你口头或书面问一下拉斐尔本人，上述缺漏便不难补救。还有一个疑问，也须你请教他一下，不知是我、是你、还是拉斐尔，谁的错更大，导致了这个疑问。我们忘记了，他也没有交代，乌托邦在新世界的哪一部分。很遗憾这点被忽视了，为了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即使要花一大笔钱，我也愿意。因为我很惭愧我竟不知道我畅谈的岛在哪个海里，而我们有几位，尤其一位虔诚的职业神学家，渴望访问那里。他并非出于无聊或好奇想到新的地方观光，而是有意促进我们的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已经有幸在那里开始了。为了以恰当的方式实施他的计划，他已决定设法由教皇委派，并且获得乌托邦主教的名义，为此他会毫无顾虑地向教廷提出申请。他认为这个申请是圣洁的，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虔诚所致。

因此，亲爱的彼得，请你和希斯拉德取得联系，如果方便当面谈谈。如果他已经走了，就写信给他，务求使我这部作品真实全面。我倾向于把原书交他看一看，没有人比他更适于改正一切可能的错误了。然而只有当他通读全书后，他才能作出改正。此外，你会从中发现他对这部书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万一他要写自己的游历，未必愿意由我代笔。在宣传乌托邦国家这点上，我当然不愿意抢先着笔，以致夺去他那像鲜花般富有光彩的叙述。可是，老实说，我还没决定是否将这本书发表。人们的好恶不同，有些人爱闹别扭、不讲情义、偏执任性，所以那些尽量随心所欲去生活的人似乎远比别人优越。他们苦心积虑，想发表能使读者受益或欣赏的作品，而读者却加以蔑视，或并不领情。

多数人对学问懵懂无知，不少人瞧不起学问。没有文化的人总觉得所有有文化的事物不合胃口，竭力加以排斥。一知半解之徒，对于并非堆砌陈词滥调的东西都认为是平淡无奇。有些人只欣赏古董，无数人敝帚自珍。此人忧郁成性，听不得笑

旷世名典



话；那人又缺乏风趣，以诙谐为禁忌。还有些人头脑迟钝，就怕听到讽刺话，就像被疯狗咬过的人怕水一样。又有些人感情易变，坐下来表扬这件事，站起来却表扬那件事。

这些人在酒店中手拿酒杯，对作家的才华评头品足。他们任意以权威自居，对每个作家的作品都谴责一番，攻击得体无完肤。自己却很安全，如俗话说的遭不到射击。他们玲珑油滑，身上没有一根好人的汗毛能被你攥住。

此外，还有一些人如此不知感恩，他们虽然很喜欢一部作品，却对作者不怀半点好感。他们就像无礼的宾客，受到丰盛筵席的款待之后，就酒足饭饱离开，对主人竟不道声谢。现在就让他们自己去花钱办席招待他们吧，他们斤斤计较讲究味道，嗜好不一，如此健忘而不怀感谢之情！

不管怎样，亲爱的彼得，你和希斯拉德要考虑我说的事。日后关于这件事，我还将充分地采纳新的意见。但我已花气力写完了这本书，现在再显聪明已来不及啦。因此，只要希斯拉德同意，今后在出版方面我要多听听朋友们的建议。首先是您的建议，再见吧，极可爱的好友。向贤慧的嫂夫人致意。对我的友谊始终如一吧，我比以前更爱你啦。





《乌托邦》第一部

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国理想盛世的谈话

战无不胜的英王亨利八世因具有模范君主的一切才能和德性而闻名。最近，他和尊贵的卡斯蒂尔国王查理殿下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为了在争论之后进行协商以达成和解，英王派我出使法兰德斯，陪伴独一无二的卡思伯特·腾斯托尔。他被英王任命为案卷法官，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我不打算说恭维话。这并不是担心一个朋友的见证不足以使人们相信，而是由于他的正直和学识远胜于我的赞扬，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需要我来赞扬。除非我要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如俗话所说的：“打着灯笼照太阳。”

乌
托
邦

按照事先的安排，受卡斯蒂尔国王委派处理这个专案的人员（都是非凡的人才）在布鲁日接待了我们。组长是布鲁日市的市长（一个态度庄严的人），但他们之中决定一切的中心发言人却是坦希斯。他是加塞尔城的教会首领，有口才，英姿出众，且精通法律，是个外交谈判的高手。他既是这方面的天才，又有多年的经验。经过一两次会议，我们在几个问题上仍未能取得一致。所以他们暂时告别几日，到布鲁塞尔去听取他们国王的正式意见。这时我因事去安特卫普。在该城逗留期间，有一个名叫彼得·贾尔斯的人，是众多来访的客人之一，是他们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是本地人，是一个有名誉的人物，而且应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因为他虽年轻但学问和品行都

很出色。他的德行及教养很好，对所有的人都很热情，而且对朋友坦率忠诚，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从各方面都称得上完美的朋友。他异常谦逊，毫无矫揉造作，比任何人都更天真单纯且明智慎重。此外，他谈吐优雅、风趣，不会使听者感到不满。因此在我和他快乐相处、愉快交谈以后，我对家乡的怀念就大大消除了，不像以前那样意识到和家人的别离——我离开他们已经四个多月了，我曾经多么急于回到他们身边呀。

有一天，我在圣母院做礼拜，这是全城最美最拥挤的教堂。做完礼拜，打算回住所，正巧看见彼得和一个外地人说话，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面孔黝黑，胡须很长，一件斗篷很随意地披在肩上，从外貌和衣着可看出他像个船长。彼得一见到我，就过来打招呼。我正要还礼，他把我拉到一旁，指着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人，问我：“你看见那人么？我正要把他带到你那儿去。”

“非常欢迎，”我说，“看在你的份儿上。”

“不，”他说，“应该是看在他的份上。除他之外，当今没人能对一个陌生的国家和人民作出这样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你急于想听到的题材。”

“啊，如此说来，”我说，“我猜得不错。我一看见他，就断定他是位海船船长。”

“你完全错啦，”他说，“他的航行不象巴利纽拉斯，而是象奥德修斯，或不如说象柏拉图吧。这位拉斐尔——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通晓希腊文。他在希腊文方面下的工夫比拉丁文还要深，因为他全身心地钻研哲学。他觉得在哲学方面，拉丁文中除了辛尼加和西塞罗的一些论文外，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他把祖先的遗产留给家里的兄弟后，因为急于想看看这个世界（他是葡萄牙人），就



加入了亚美利戈·韦斯浦契一行，作为他四次出航中后三次的陪伴，始终跟随着韦斯浦契。这四次出航，人人都已读到了。可是最后一次，他没有跟韦斯浦契一起回来。他请求甚至要挟韦斯浦契同意让自己成为留在第四次航程终点要塞上的二十四个人中的一个。于是他就留了下来，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他更热衷于浪游，宁可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有两句口头禅：‘死后没棺材，青天做遮盖’和‘上天堂的路远近都一样’。要不是老天保佑，他这种态度会令他吃大苦头。可是，自从韦斯浦契走后，他便和要塞上的五个同伴航游了许多国家。一个意外的机会把他带到锡兰，又转到卡里卡特，在那里他偶然碰到了几条葡萄牙的海船，最后又很出乎意外地回到本国。”

彼得说完后，我感谢了他的好意，他费了很大劲，无非是要我和那人交谈，希望那人的谈话能让我高兴。于是我转向拉斐尔，互致敬意，寒暄了几句，然后一起来到我的住所，坐在花园里草苔丛生的长凳上，开始交谈。

拉斐尔描述说，韦斯浦契走后，他和留在要塞上的伙伴由于经常和当地人见面，并且对他们很客气，渐渐博得了他们的好感，直到不再觉得他们会带来危险，于是彼此间产生了友谊。另外，还得到一位领袖的赏识和好感（这位领袖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国家，我都记不得了）。由于这位领袖慷慨好施，他和其余五个同伴得到了充足的物品及旅费，并配备了一个可靠的向导。有时水路驾筏，有时陆路乘车，带着措词非常殷切的介绍信，被引介到别的领袖那儿去，请求予以照顾。拉斐尔说，他们游历了很长时间，到过许多熙熙攘攘的城镇、都市及社会制度优越的国家。

他说，在赤道的下方以及这条线的两旁，几乎远至太阳所及的地方，确实不断有热气熏烤的沙漠。所到之处往往是一片阴森恐怖，草木不生，令人厌恶，还栖息着野兽毒蛇，或者跟

它们一样野蛮有害的人。可是，稍微再向前走，风物逐渐变得宜人，气候不再酷热，地面上满是可爱的青草，兽类的脾性也较为温顺。最后，他们遇到了人和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及附近地区，和辽远的国家，经常有水陆贸易。

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访问周围许多国家的机会，因为凡是准备开出的任何航线上的船，都欢迎他们搭乘。在最初旅行的地方看到的船都是平底，航行时使用一种纸草或柳枝编成的帆，有时也用皮革制成；而后，他们又遇到有尖龙骨和帆布篷的船，这些船实际上和我们的船完全一样了。

他们的水手善于与海洋及气候相适应，拉斐尔说，由于教会了他们怎样使用指南针，他便赢得了他们异常的好感。他们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因此对于听任海洋摆布难免犹豫不决，而只有在夏季，才这样做过。现在，他们依靠指南针，在冬季也不觉得可怕，但这就会过于自信，反而可能招致危险。这样，本来认为对他们很有益的东西，由于轻率，倒有给他们带来极大危害的可能。

拉斐尔所谈及的他到过的每个地方，说来话长，也不符合本书的意图。我们也许会在别的场合讲述他所说的故事，尤其是任何对读者有益的东西，特别是在那些文明共处的人民中使用的明智慎重的法律条文，这是他所注意到的。因为，关于这样的题材，我们热切地向他提问，他也乐意谈论。可是，陈腐的海客奇谈，我们不爱打听；西拉和贪馋的塞利诺，吃人的雷斯特利哥尼人，以及类似的可怕的怪物，这些都很常见。可是治理有方的公民倒不是随处可见的。

诚然，拉斐尔提请注意新发现的国家中有许多不合理的风俗，他对此也详细举出了几点，我们的城市、王国以及不同民族和种族都可以借鉴，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已说过，这些事例我必须留待另一个场合去讨论。现在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